

『JINSANWEN』



金散文

乡村卷
XIANGCUNJUAN

主编/肖复兴

桥

qiáo de hūhuān

的

呼唤

周同宾/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11. 11. 2019



11. 11. 2019

11. 11. 2019



[JINSANWEN



金散文

乡村卷

XIANGCUN GUOJI JUAN

主编/肖复兴

桥

qiao de huhuan

金

的
呼唤

周同宾/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桥的呼唤/周同宾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2.4

(金散文丛书.乡村卷/肖复兴主编)

ISBN 7-80650-282-3

I. 桥…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4418 号

桥的呼唤

周同宾 著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阳宝莲彩印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24

印张字数 6.5 印张 110 千字 插页 2

印 数 1-5 000(册)

版次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282-3/I·26 定价: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白云大道 156 号 电话:4848885 邮编:550008

总 序

肖复兴

这是一套专门编给青少年看的散文丛书。

把这套丛书叫做“金散文”，不是因为它们像金子一样贵重，而是因为它们像金子一样量小而质重，还有那份闪烁的光彩。起码，在我心里的希望是让每本书能够努力做到这样。

我坚持每本书只选八万字，是针对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不是说书厚了就一定不好，但毕竟买书不等于买肉，书重要的在于质量而不在于重量。篇幅的短小精悍，是我和出版社的首要要求。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这套丛书能够不仅在形式上做得精致些、新颖些，而且希望能够做得更加适合青少年阅读特点，希望你们拿到手里就会感到，哦，手感不一样，便立刻能够喜欢，像拿到你们喜爱的一件生日或圣诞节、情人节的礼物。如

买书不等于买肉，
书重要的在于质
量而不在于重量

分为童话、音乐、
美术、文学、历史、
人物、旅游、乡村、
校园、亲情几卷，
以及根据地域分为
的边疆、草原、西北、
港澳和海峡各卷

果真的能这样，便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因为这确实就是一套送给你们的礼物，有我们的一份真诚的祝福。当然，我们更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够为你们打开一扇扇新的窗，有云飘有鸟鸣有树摇有花香有八面来风拂面而过。探出窗口，有为你们展开的开阔平台，使你们的视野能更开阔，呼吸便容易更清新，心情便也容易更丰富而富有弹性。

这一套丛书一共十五本，每本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主题，分为童话、音乐、美术、文学、历史、人物、旅游、乡村、校园、亲情几卷，以及根据地域分为的边疆、草原、西北、港澳和海峡各卷。所选择的作家都是这些方面写作突出而为读者所认可的行家里手，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一展身手。应该说，这也是这套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而尽量去避免了眼下一般散文书系剝到篮子里就是菜的零乱和芜杂。读者自会方便地各取所需，选取自己喜欢的来读，相信你们一定会如走进繁茂芬芳的树林之中，不敢说一定能采撷得果实盈筐，鲜花满怀，却肯定不会空手而归。

社会越来越浮躁，心地和精神也就越来越容易变得粗糙和枯燥。网络时代媒体的多样化，使得农业时代传统的纸质阅读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但传统的纸质阅读毕竟有着自己所不可取代的独特魅力，它的古典式的宁静和在白纸黑字之间充满着的想像力和慰藉感，是任何其

他阅读方式不可比拟的。阅读便成了现代生活选择一种美好的方式,它起码可以让我们的心理湿润一些,不至于那么轻易衰老地龟裂开沟壑般的皱纹。它让我们的情感和心绪以及心灵有了一个与之呼应而充满着悠扬回声的空间,呵护着并陪伴着我们从过去的岁月走到未来的日子里。

青春时节的阅读便更是一种美好的状态,定格于青春的坐标系上,成为一生影子般的习惯和伙伴。因此,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那么功利,只是为了你们的写作补充资料,或为你们的写作提供蓝本,虽然这些书中的文章都是那样的制式短小、语言精致,非常适合这样的要求,但我们还是希望这套丛书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更是沟通我们和你们的心,在你们的阅读中使得你们的青春仪态更加楚楚动人,使得你们的心境在这乱花迷眼的时代有一泓宁静而清凉的深潭,并能为你们洒下一匹遮蔽炎热的绿荫。同时,当你们再观察生活、认识生活、介入生活、拓展生活的时候,多了一种参照物,多了一种可能性。无论到任何时候,文学对于我们心灵的抚慰作用都是无法泯灭的,它给予我们的温馨和美感,以及善感和敏感,将会让我们一生受用。

应该感谢加盟这套“金散文”丛书的作家,他们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作家艾芜、郭风、余光中,李若冰;也有正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中年作家陶然、王充

青春时节的阅读
便更是一种美好
的状态

文学对于我们心
灵的抚慰作用都
是无法泯灭的

间、梁衡、赵丽宏、许淇、周同宾；同时更有充满活力的青年一代作家杜丽、鲍尔吉·原野、徐鲁、李皖诸位。他们组成的老中青三代的方阵，展示着他们不同的绰约姿态和纷披心情，表达着他们对于你们共同的期待和祝福。

2001年6月12日于北京



目 录

1		自序
3		乡情
9		童年二章
14		南园
18		寻不出散文的月夜
22		关于父亲
26		拴牛桩
29		桥的呼唤
33		雏鸟儿
37		喜宴
41		绝唱
44		游丝
50		剃头挑儿
56		说给狗儿爷

62		祭幺婶文
70		访箫
74		风雨麦仁岗
79		天籁
83		大山的系念
88		九曲滩
91		野渡
94		水湄
97		我的乡下学生
101		柳丝长长
104		舞龙人记
108		伏牛山骑驴记
115		铁轮车·独轮车
121		油坊
125		补锅·钉锅
131		石磨
141		石碾
147		场与石碾

自序

这个集子，选编的都是乡村题材的散文。我的作品，也大多是写乡村的。

我一向认为，乡村出五谷杂粮，果蔬竹木，也出散文。我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散文（当然还有散文的亲密姐妹诗歌）本身就是土地的产物，文学史上的那么多名篇，说的几乎都是乡野山林。散文生长在田园，近傍着自然。它的盎然生机，千载之后，仍使人感到青鲜。

近二十年来，文坛出现一茬又一茬散文家，而且越来越多，多如夏夜之繁星。但他们大都不写乡村，只写城市生活，写生活中孤独的自己。因为散文家大都住在城市，远离土地，远离乡村，远离野生的树林和野生的花草，当然也远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和石头缝里刨食的山民。其实，散文家大都来自乡村，但乡村的记忆已经淡了，如被岁月的烟尘隔断的旧梦，即便偶一回想，也没多少话说。在城市，只公园里有土，花盆里有土，那里怎好扎根？我怀疑，那些散文家会不会有无根的漂泊感？城市里人很拥挤，但人心相互离得很远。城

随笔就是随意笔之
的一时之事，一得
之见，一霎之思

市里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但很少有诗情画意。所以我认为，通衢大邑只出随笔，不容易出散文。实际上，那么多散文家的作品也就是随笔。这些年的散文繁荣，其实是随笔繁荣。目下颇为时髦的所谓“小女人散文”，以及诸多男性作者的大量篇什，其实是随笔，生活随笔、文史随笔、思想随笔等等。随笔就是随意笔之的一时之事，一得之见，一霎之思。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寄身闹市，枯坐书斋，也只能如此了。

有必要申明，我并不是鄙薄随笔。好随笔也是好文章，外国的《蒙田随笔》已成经典，中国的《容斋随笔》连毛泽东都爱读呢。更不是高看自己的散文，我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我只是想恳请散文家关注农民，关注乡村。我国国人的大部分是农民，国土的大部分是乡村。农民养活了民族和历史，乡村支援了革命和建设，而在散文家笔下，却少见农民，少见乡村，岂不是有点儿忘本？

我生活在中原一隅，四围有山，当中是平原。我的作品，大都写这片不大的土地，和侍弄土地的乡亲。恨自己太笨，没能真正写出土地上常常变换的风景，和成辈子依恋着土地的可亲可敬可叹可悯的乡亲。虽如此，也愿我的散文能架起一座小小的桥，让世人通过它走进乡村，走近我的乡亲。

乡情

我的家乡，在偏僻的农村。没画山绣水，没茂林修竹。地薄，人也憨。据说五百年前，家乡出产的红高粱曾被征去给皇帝做过御酒，此外，别无稀罕物儿。据说五十年前，出了一个补锅匠，曾以他的技艺誉满乡里，此外，别无能人儿。

家乡用红薯干儿养活我长大成人。前些年当学生，常嫌家乡穷，离家千里不想家。这些年工作了，总觉家乡美，隔一段儿，总想回去看看。去年，燕子归来时候，我把刚满四岁的儿子苗苗送回家乡，让他跟着爷爷奶奶。这样，几乎每月，我总回家一次。每次，都像掉进了酒窖里，老是觉着有一种醇美的香味甜味扑面而来，心里麻酥酥的。

我还没到家，总要惊动半个村子的乡亲。

“大孙娃子，回来啦！”说话的是一个挑水的矮墩墩的小伙儿。他放下水桶，点头微笑迎着我；那神情，俨然一位爷爷。

“他大侄儿，坐下歇会儿！”说话的是一个正给婴儿

喂奶的小媳妇。她抱起孩子，忙站起身。那婴儿，我该叫叔的。

“哎哟哟，娃子啊，累了吧？”说话的是一个老太婆，正背捆柴草，艰难地走着。她比我长五辈；我称呼她，须在“奶”字前边加三个“老”字。

.....

我们全村同姓，都是近族，村北祖坟前的石碑上刻着十六辈的人名用字，从不乱宗。我家辈分低，几乎对村里的任何成人我都要叫“爷”或“奶”；那些长辈们，似乎也特别钟爱我这惟一在外工作的孙子。



我还没进院，几乎全村的孩子们都得到了消息，纷纷跑来，边跑边喊：“苗苗他爸回来啦！”“苗苗他爸回来了哟！”

村里的孩子，多数向他们的父亲叫“伯”，或“叔”，娇点儿的，叫“爹”，更娇的，叫“大”。惟独苗苗叫“爸”；孩子们很感新奇，大概只在苗苗回乡后，他们才知道对父亲有这么个称呼。

我进屋，孩子们堵住了门。都不想离远点儿，又都不敢过门槛儿，只有东邻老二奶奶的孙子小坠儿胆大，

从人缝儿里挤进来，凑到我面前，看我的玳瑁边儿眼镜。我拿出糖果，让苗苗分给他们吃。他们的大多数，我叫不出名字，更分不清辈分儿。母亲总在一旁调教苗苗：“给你小五爷一块儿。”“给你二毛爷一块儿。”“给你四姑奶一块儿。”……当然，那些当爷和姑奶的不是光着屁股，就是拖着鼻涕；接到糖块儿，立即塞进嘴里，同时流下长长的口水。分罢糖果，孩子们嘎嘎笑着，领苗苗去林中粘知了，或者去村头捉蚱蜢。

苗苗也是全村的宝贝。东家蒸了碗豆糕，总给他送一块；西家熬了绿豆汤，总给他端一碗。老二奶奶给孙子过生日，苗苗也跟着过；聋子四爷为儿子说媳妇招待媒人，给苗苗送一个鸡大腿。小坠儿在沟里摸了两条泥鳅，总要送苗苗一条，用面糊儿糊着放灶膛烧吃；二毛用狗尾草做了两只毛茸茸的小狗儿，总要把最肥胖的一只送给苗苗。过端午节，苗苗得到十几个香布袋儿，有菱形的，三角形的，圆形的，腰形的，鸡心形的，还有的做成红毛绿尾巴的小公鸡，扳脚胖娃娃……

我坐院里的石桌旁喝着白桑叶茶。四外很清幽。枝头，蝉在鸣。偶尔，东邻的鸡下了蛋，一阵鸡叫，顿时，全村的鸡都“咯嗒咯嗒”叫，给它助兴；小路上走过陌生入，西邻传来一阵狗吠，顿时，全村的狗都“汪汪汪汪”咬，为它助威。我家中庭，一棵百年古槐。入春，一树新绿，如翠盖，罩半个院子；秋后，飘半空黄叶，

四外很清幽。枝头，蝉在鸣

墙头，两盆指甲
花，绿肥红艳

翩翩然，似彩蝶儿。院墙边，一架瓜豆，密密实实，青叶凝碧。有种蛇瓜，小擗杖儿粗，三四尺长，结得忒多；怕碰人头，母亲把它们塞进架上，让平着长，长得弯弯曲曲，更像蛇了。一次炒吃，苗苗说，蛇咬人，执意不吃。母亲说，那是扎鞭瓜。苗苗说，扎鞭瓜好，能赶牛；吃着，一再说香。墙头，两盆指甲花，绿肥红艳。这花，除观赏外，可供女孩家染指甲。左邻右舍的姑娘们，常来采，掺入明矾，捣碎，临睡前用麻叶或瓜叶包在指端；一觉醒来，指甲就成了玛瑙色。那些成人的姑奶奶们，特别喜欢苗苗，每包指甲，常把他拉去，甚至连脚趾甲也染了颜色。

晚饭后，槐荫下，爹编席，妈绩麻；苗苗盘腿坐在蒲草编的稿荐上，仰望着满天繁星，一梳半月，奶声奶气地唱着：

月姥姥，
黄巴巴，
爹织布，
娘纺花，
大哥去种豆，
二哥去种瓜……

刚回乡时，苗苗只会唱“火车头，冒白烟，路边一排电线杆……”不久，村里的孩子们都学会了，苗苗也学会了“月姥姥，黄巴巴”；每在一起玩，总是新旧儿

歌交替着唱，一个个摇头晃脑，有字有韵儿的。

一会儿，苗苗急了，要我领他出去玩。村街上，很静，只有树丛中的昆虫拉着腔儿长吟。乡亲们都建了新居，我已找不到谁家在哪儿住。苗苗倒清楚。

先拉我进了杠二爷爷家，说杠二爷爷答应给他捉一只蝓蝓儿。一进门，老人家果然笑呵呵地从葫芦架上取下一个高粱篾儿编的小笼儿，里面一只豆青色的蝓蝓儿，正支叉着长须看我们；笼里，还有块辣椒皮。杠二爷爷说，那虫儿吃了辣椒叫得格外凶。

杠二爷爷说，那虫儿吃了辣椒叫得格外凶

又拉我进了魁五奶奶家，说要找魁五奶奶的儿子小棒儿玩“过星星”。可小棒儿已躺在蒲团儿上睡着了，他娘喊他，他只翻了个身儿，嘟囔句梦话，又打起了呼噜。

再拉我去椿三爷爷家，说他昨天还问我回来没有呢。还没坐定，老人从厨房拿来两个冒着热气的嫩玉米棒儿，硬塞给苗苗和我，叫尝鲜；在他眼里，我们爷儿俩都是娃娃。临了，问城里水西门那个专治寒气腿的老中医还在世不，要我给他买两张狗皮膏药。

最后，拉我去“巧八哥”老八爷爷家，说要听王小去南山砍柴，碰见仙女的故事。老八爷爷剥着豇豆，不紧不慢地讲那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民间传说：“往年呐，有个孩子，叫王小，和他娘一块儿过日子，家里穷……”还没讲到王小和仙女成亲，苗苗可在我怀里睡着了。